先已悉準因歎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領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悅至是遂罷

廷辨是非失執政之體

上

與官長拂鬚

見平章事門

召母命坐

賈黃中兩受詔知貢舉多柬收寒俊號為無私又掌吏部選事除擬官吏數千員品藻精當上益知其才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所謂今之孟母也因賦詩以美之賜予甚厚

不直一錢

李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讒昉於上前人有言於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後盧敗昉知政事上言及盧事昉頗為擇解之上因言盧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乃信上由此益重昉常目之為善人

無鍾離委珠之操

刑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琪常遣紫烏錫白上請盧多遜舊宅上惡其無鍾離委珠之操又素好談諧無大臣體因罷為刑部尚書琪將罷前數日晨至待漏會有異烏大於鶚

苟勗為中書監侍中眂贊朝政

五貴隋煬帝以蘇威先朝舊臣漸加委任後歲餘復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内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

口授節度虞世基遷内史侍郎專典機密與蘇威宇文述裴矩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疑重事不廷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勑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此

陳節儉之美以諭上蘇威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宫中以銀為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上上為之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毁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又遮止上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

親愛過蘇威宇文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

忠直厲行唐戴冑為吏部

無程斂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裒畜及給與不時戎人寒餒乃仰足蠻徼於是人人洛苦太和三年南詔乘虛襲戎巂等州諸屯聞賊至輙潰戍者為鄉導遂入成都已傅城元頴尚不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焚郛郭殘之留數日去蜀之寶貨工巧女子盡矣初元頴計迫將挺身走會救至乃止文宗遣使者臨撫南詔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虐帥不能克請陛下誅之以謝蜀人由是貶卲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為循州司馬卒於貶所

陶甓城鄂州

牛僧孺字思黯敬宗立帝為于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州城土惡亟圮歲增築賦蓑茅于民吏倚為擾僧孺陶甓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

賜彝樽龍勺

僧孺以檢校司空為東都留守名為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暴薨既見陳父子君臣人倫大經以悟帝意帝泫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檢校司空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彝樽龍勺詔曰精金古器以比

二人秩百石皆從同秩補以為有權衡之量者不可欺以輕重有丈尺之度者不可欺以長短官事至重故古法雖聖猶試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以博選異德為上稱量不宜者還故官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其以請詔使案問事御史為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皆特自奏事各以所職郎中二千石以下選中二千石書佐試書補令史令史皆升食遷補御史其欲以秩留者許之歲舉令史秀

人不知皆何曹也太尉有長史一人太傅不置長史魏初公府職僚史不備書及晉文帝為相國相國府置中衛將軍驍騎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主簿四人舍人十九人參軍二十二人參戰十一人掾屬三十三人東曹掾屬各一人西曹屬一人戶曹掾一人屬二人賊曹掾一人屬二人金曹掾屬各一人兵曹掾屬各一人騎馬掾二人屬一人車曹鎧曹水曹集曹法曹奏曹掾屬各一人倉曹屬二人戎曹屬一人馬曹屬一

國朝初授同正官其後稍授檢校郎中員外郎並五品階而長任逐房堂後官一人主承受批鑿聖語定押教草一人主點檢書寫熟狀呈押進入一人主對讀印押發放

開寶六年太祖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為姦贓故令吏部選授堂吏用士人自此始也然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召見舊任者劉仲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復任三歲歲滿無過與上縣令九年勅堂後官在職滿五年如

何以為政美俗成化以仲叔為不足問耶不當辟也如以為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為失人智者不私人以恩亦不失人是以喜懼皆去便辭出

馳小黃門問虞延 謝承後漢書虞延字子大辟司徒侯霸府正旦百官朝賀上望見延在公府掾屬中馳小黃門問故陳留督郵虞延非耶對是遂前名見拜公車令

彈劾鄧融 盛吉字居達為司徒虞延所辟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贓罪被徵詰廷尉前後考驗歷歲融抵捍刑法辭狀不立明帝下三府遣精能掾屬往彈劾之司徒府乃使吉往來詰考融吉到獄解融桎梏沐浴飲食徐以其情實數之融既慚愧又感吉言即自服具以奏聞融伏法

百僚服其才幹 馮岱字德山辟司徒劉寵府與西府並詣臺集議邊事岱既駮議侃然多所難正臺上奏議尚書郎邊韶問岱掾故何更歷而公府皂隸之吏乃干豫臺閣奏事岱曰昔忝三署下事為尚書郎頗知故事是以敢與國議庶犬羊之鞹

公府後道於梁沛閭徒行弊服賣卜於市閭里小掾何為之歌曰飯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所與於此時汝南先賢傳李宣字公休為太尉黃瓊所辟寒暑不和瓊見掾屬曰是太尉無德顧掾有以匡之次及宣宣曰明公被日月之光居上司之位輔弼天子處諫爭之職未有對揚謇謇之言其於所命不援巖谷之士小掾何所與於此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范滂字孟博辟司徒府登輿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投劾潛歸許嘉字德珍辟司徒府到京師會黨事李杜受誅嘉歎曰仲尼遊於趙郊不入危國賢人喪矣吾具行矣便投劾潛歸

乞以子代弟子風俗通桓望字伯閭為司徒掾有同產弟子殺人被繫望星行電往露首詣府乞以子俠代弟子太守李固語出之

兼領衆事安能復作賦頌桓譚新論茂陵周智孫曰胡不為賦頌余應之曰久為大司空掾見

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以庶代宗先世之戒

邢顒字子昂為相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淄侯植有寵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

常畜毒藥誓死無辱

何夔字叔龍太祖辟為司空掾屬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並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

毛玠字孝先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疚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併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舊曰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

字公回司徒王導辟為掾方在都邑縉紳之士咸厚遇之

二人相友

王濛字仲祖性和暢能言理善隸書劉惔字真長簡貴清峻終日不離二人相友司徒王導並知愛之皆辟以為掾導以國術於蘇峻間有救導之功辟術弟孝為掾濛諫曰公仗德義以清彝倫而辟一非分何以允穆四海濛轉左西曹掾惔又為左西屬時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王濛溫潤恬和劉惔清蔚簡貴凡稱風流者舉王劉為宗焉

四十必擁旌仗節

王洵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俱辟為大司徒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旌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當作黑頭公 上

終日嘯咏

殷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為左西屬融飲酒善舞終日嘯咏未嘗以事務自嬰導甚相親悅焉

百六掾

虞望中宗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辟望為掾時人謂之百

記室參軍

作軍國書檄後魏陳琳阮瑀皆為曹公記室軍國書檄皆所作每造書檄應命立成王隱晉書孫惠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嶽逸民奏秘之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通衢招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每造書檄武駐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不敬府主世說太原孫楚字子荊著作郎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不敬府主楚負才傲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齊王聞之始制施敬馬才藻文士傳曹攄少厲志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攄與齊人左思俱為記室參軍髯參軍世說郗超王珣並以儁才為桓大司馬所眷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桓時為荊州超為人多髯珣形狀短小

賓主簿賓乃就職人或謂賓曰高士不為主簿君何故為賓曰府主以賓為主簿何敢自高但君男欲學文而移賓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所以不就道不可詘身詘何傷

代視祝文

廣州先賢傳鄧盛字伯宜為太尉主簿會祠社倉曹屬讀贊祝文風滅燭盛隨宜中代倉曹視公問代祝者曰此雖小亦自非好事者莫能識

總知內外

魏志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武帝二十四年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鷄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鷄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此知王欲還也典略云修有才智魏文為世子歷陳太丘碑過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韲臼魏文思之不解問德祖即答曰陳寔

有人於此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盗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日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顒卒時太常賴恭子尤為丞相西曹令史隨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尤掾屬喪楊顒為朝中損多矣

假吏 晉書楊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初譙人公孫宏客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宏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宏言於瑋謂岳為假吏故得免

機符明徹 王隱晉書顧榮字彥先少有珪璋器機符明徹大司馬齊王以為主簿

三軍悉識其面 晉中興書王珣字先瑜為大司馬主簿時大司馬桓溫經略中原軍無寧歲戎府多事珣居要任每有稱